

論語精義

七

□ 12
3015
7



12
3015
卷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七上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明道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

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伊川曰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

也勞勉也又勞勉之

橫渠曰為政必身為之倡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范曰治民者必有以先之而勞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

後教之此其序也先其飢寒而教之以生養先其邪僻而

教之以禮義堯之治民也勞之來之正之直之輔之羽翼之

舜曰予欲左右有民禹曰予惟善政皆所以先之也傳曰



論語精義

卷第七上

七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皆所以勞之也使子路得千乘之國而為之終之以不倦其政亦可以庶幾於此矣
謝曰先之所以率之勞之所以佚之無而為之焉當而楊曰身以先之勞以勸相之則民悅而不廢事矣然以身先民者常勤始而怠終故請益曰無倦
尹曰以身先之而後勞之季路疑其未盡為政之道而請焉故益之以無倦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明道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

伊川曰先有司付與有司也橫渠曰有司政之紀綱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范曰凡為人上者當用人而不自用用人則逸自用則勞逸則有成勞則無功元首叢脞舜臯陶以為戒故為政之道當先有司小過者人之所不免賢才者治之所急也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此三者不可為季氏宰况於為天下乎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先有司也舜臨下以簡

此上
夫字

御下以寬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赦小過也至於舉賢才
未有不由此者也此三者治天下國家之道不止季氏之
宰也
呂曰有司政之綱始為政者不可遽革乎舊政先正其綱
而已不可遽易乎舊人去其太甚而已然後徐舉賢才而
任之則事不紛而人不駭治過半矣
謝曰宰有君道當治大不治小違豆之事則有司存先有
司則所事者大矣小過過也故赦之赦小過則所刑者故
矣疑將以與之成庶務置風聲賢才不可不舉也賢才不
求則已求則爾所不知人將告之矣焉有為善而不聞者
乎
楊曰職業不分則分守不一而政廢矣故先有司有司各

任其責而小過必誅焉則人唯苟免而已無樂事勸功之
志雖有賢才不為用也故赦小過而後賢才可得而舉此
仲弓之問季氏之家政而已推而達之天下一也
尹曰先有司則可以責成事於下赦小過則不求備於人
舉賢才則賢者進而不肖者退為政之道孰要於此雖治
天下亦可矣豈特為季氏宰而已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
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
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
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
苟而已矣

明道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也

伊川曰凡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小爲大以高爲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先生判西京國子監謂門人曰今日供職只第十件便做它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鐘鼓之鏗鏘哉今日第十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它官不得若久做它時須一一與理會橫渠曰言從作又名正則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

難患民難喻

范曰凡有實則有名名不正則實從而亡君不君則非君臣不臣則非臣父不父則非父子不子則非子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則可以謂之君臣矣爲人盡人道則可謂之人矣名何可以不正事得其序謂之有禮禮得其和謂之有樂事不成則無序亦無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暴慢鄙詐之心人之施於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刑罰者人君所當慎用害及於人之大者也衛國自人倫至於事務名皆不正故夫子先之

謝曰正名不特爲衛君而言也爲政之道當如此子路不達以爲高遠也故孔子以爲野有名則有分守故言順而事成者禮樂之實也因實而節文和樂之則禮樂興民介

甫曰禮樂不興則廉恥和睦之風衰而爭狼詐偽之俗成雖有善聽者猶不能無枉也

楊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百度廢而禮樂無所錯故不興禮樂不興則無教無教而刑之是罔民也故不中刑罰不中則易犯而難避故無所措手足為政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則大亂之道也政之當務孰先於此乎子路學不足而不能闕其所不知孔子以為野

尹曰名不正則實將從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各能盡其道斯謂之名正名正則分守立故言順而事可成否則事失其序物失其和是以禮樂不興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衛君自入倫至於事物名皆不正孔子極其本而言

子路

之可謂知其要矣子路反以為迂故曰野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范曰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君子治其本則不治其末謀其大則不謀其小故禮義信君子所務農圃之事非所當學也

謝曰樊遲問學稼與圃於夫子將以為民非役志於自殖貨財也若後世詩行之學其近之乎以其不知太體也故稱小人如魯弱暴寡之事皆生於不欽服安分以服事其

論語注疏

卷之四

四

上易使故也用情不愛其情

楊曰樊遲學稼圃蓋欲為神農之言非有利心也豈聞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說誤而為此乎孟子曰有太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稼圃小民之事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此特對太人為言耳故以禮義信發之然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夫子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弗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遠矣故言之使知所謂不如老農老圃者意有在也侯曰為國家者患禮義之不立而民不信也上苟好禮義而民信之矣何患不治哉樊遲問學稼圃其心欲以此

為政也故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以抑之及其出也曰小人哉樊須也君子先立其大者何患小者之不治故曰焉用稼推樊遲之學則後世與民並耕而食養殍而治者其近之乎

尹曰孟子曰有太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養其大體為太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樊遲舍禮義而不為而請學農圃故謂之小人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伊川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

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太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又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號為知經者果能達于政事專對乎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范曰學詩者為其可以施之政事言語也授之以政不達者不能行之也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不能言之也既不能行之又不能言之雖多聞不足貴也

謝曰誦詩而不自得不足以致用不足以致用則徒能誦之亦奚異書肆故曰雖多亦奚以為如學禮者失其義而陳其數也窮理故授之以政而達可以言故使於四方能

專對

楊曰知王政之所由廢興則授之以政必達矣得其所言則斯能專對矣不如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雖多亦奚以為

侯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四者學詩者苟能知之授之以政豈有不達哉使於四方豈有不能專對若或不能則誦其章句而已豈學詩者之用心哉故曰雖多亦奚以為

尹曰季札聞詩而知國政則詩者政之所繫也不學詩無以言則學詩者有志乎言也授之以政不能通達又不能善其言然則誦之雖多亦何以為太抵為學貴乎有用而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范日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楊雄曰：政之本在身。身立則政立矣。為政之道，正身而已。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

謝曰：人信則易從，故不令而行，已不能行，則人且不信，如之何其使之從已也。

楊曰：正己而物正矣。故不待令而從，其身不正，雖強之使從，終必違而已矣。

侯曰：正己而物正者也。

尹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伊川曰：言兄弟者，以其相似也。

范曰：孔子世家曰：子適衛，見出公，曰：魯衛之政，兄弟也。二國本兄弟之親，及其衰也，政亦相類，故譏之也。

呂曰：魯衛兄弟之國也。當時二國之政，猶存兄弟之道。

謝曰：魯衛之土地人民，政事其齊醜，則兄弟。

楊曰：兄弟猶所謂年兄弟也。貌兄弟也。言魯衛之政無大相過而已。

侯曰：魯衛之土地人民，政事無甚相遠，故曰兄弟也。

尹曰：言其政之相若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范曰：富人之所欲也。其患在於貪求無厭，犯禮悖義，以入於亂。公子荆其欲易足，不求多餘，內重而外物輕，非誠心。

為善者不能如是足以為法矣人君富有天下其欲易足則其求易給約其一身以裕萬民其德豈不厚哉

謝曰非君子之宅心則亦苟而已

楊曰務為完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苟而已故夫子善之

侯曰公子荆之居室也不役志於物故孔子善之

尹曰衛公子荆君子也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曰苟而已所以善之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范曰此治民之序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禹平水土以居民所以庶之也稷播百穀所以富之也契敷五教所以教之也衛之人民既庶矣而無以治之故曰庶矣哉冉有善問故告之以其序求之為政則未及此也然是言也冉有亦能行而聖人之治亦未有以易此也

謝曰庶而不富則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

楊曰既庶矣當使之養生送死無憾然後可驅而之善此不易之道也

侯曰既庶既富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尹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故富而後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或問為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它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道理漢公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竊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蚤皆率爾之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暮月而已可也綱紀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為也 又曰昔在經筵時嘗說及此因言陛下若以期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期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期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期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

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期月三年之事

范曰夫子視天下之亂而道不得行未有能用之期月者也堯舜之道三王之政舉而措之天下無難故期月而已可也雖聖人亦必三年乃有成功三年天道之成也故唐虞三載考績周禮三年則大比皆可以計成功之時也謝曰必欲拔本塞源略法先王謂之成近效則歲月亦可楊曰聖人損益三代之成憲措之天下蓋若數一二矣夫豈患其難哉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宜未占而乎其施設之序固已前定

尹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曰誠有用我者期月可以行其政教三年可以成功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伊川曰勝殘去殺只是能使人不爲惡善人者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已前爲惡之迹然亦未入道也

范曰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故爲邦百年馴致治平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若聖人爲天下則不待百年矣

謝曰好德而無被害之心則可以省刑罰

楊曰善人則無惡矣其爲邦必有可繼之道故積百年之久亦足以勝殘去殺

尹曰勝殘去殺人不爲惡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爲天下則不待於百年其化民亦不止於不爲惡而已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伊川曰三十曰壯有室之時父子相繼爲一世王者之教

則速矣又曰三十年爲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

仁化浹也或問孔子曰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

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謂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

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

或者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范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故

必世而後仁道成然而湯有天下身致太平豈必世乎禹

之功在堯舜之時而湯之仁亦著於夏桀之世天下歸之

久矣是亦世也至於周則成康之時仁道乃成後之王者

漢至於文帝唐至於太宗亦必世之効也

謝曰爲當時言於斯時也有王者作亦必世而後仁仁如

成周行葦之時

楊日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宜若易然矣當是時欲仁如行
葦之詩雖有王者作亦必世而後可也蓋自文武至於成
王之時為然豈一日之積乎

尹曰甚矣仁政之大也父子相繼為一世先儒亦以三十
年為世雖王者必世而後仁政乃成禹之功建於堯舜之
時湯之仁著於夏桀之世周至於成康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范曰先正其身而以德行仁王者之事也不能正其身而
以力假仁霸者之事也後世之治所以不及三王者無他
焉不本諸身而正其在外者也

謝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楊曰有規矩而後方圓不欺未有無規矩而能正其方圓

者也

侯曰身者人之標準也苟能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尹曰楊雄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大學曰身修而
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
吾以吾其與聞之

伊川曰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為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
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
當與聞之也 又曰冉有謂季氏所行為政僭也如國有
政吾雖不用猶當與聞 或問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
宥為大夫曾皙不宜為陪臣皆知此道季路冉求未能然
夫政出於君冉求為季氏家臣家事安得謂政是時季氏

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曰季路冉有稍明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是時陪臣執國命見聞習俗為常皆不知有君此言何足怪

范曰冉有仕於季氏之朝以季氏之家事為政故曰有政夫子正之曰其家事而已如有政夫子必聞之令不出於君是以知非政也此所以正君臣明冉有之非也

呂曰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

謝曰如冉子學於聖人者猶且言事而不及政則當時為國者可知矣

楊曰夫子之至是邦必聞其政故曰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冉子以事為政名實紊矣故夫子正之尹曰政者教也化也事事也冉子以事為政故孔子辨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伊川曰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

范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舜禹所以相戒也人君之患在於自滿人臣之患在於求容知為君之難則能聽言矣知為臣之難則能納忠矣古之興邦者未有不由此也言而莫予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驕逸於上臣悅佞於下古之喪邦者未有不由此也

謝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慎以持之唯其言而莫予違則
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
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楊曰知為君之難必思所以圖其易欲言而莫予違則法
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邦之興喪不其幾乎皇陶
之告其君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以舜之戒其
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亦為是而已

尹曰知為君之難則必知欽慎持守之道唯其言而莫予
違也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之興喪未有不由此二者
於一言而興喪存焉故曰幾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范曰欲遠者來必自近始欲近者說必自親始書曰立愛

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孟子曰親親而仁
仁民而愛物此遠近之序也葉公之治止於一縣諸侯治
一國天子治天下其為政一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近說遠來之道也

謝曰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

楊曰近說遠來邇可遠在茲之意

侯曰為政而能使近者說則遠者來矣

尹曰近者說之遠者來之是謂善政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

明道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
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

近小故孔子各以切已之事答之而本不爲夏之說也
范曰子夏之學患在於不及欲速則求易成見小利則圖
近功聖人久於其道故不欲速成致天下之大利故不見
小利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
積小以高大進德修業未嘗有止亦不可一日而成也如
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則無不達矣見小利以爲足終不
可以入堯舜之道如天地之利萬物無有不利太事豈有
不成者哉

謝曰與四時俱者無近功祈功於朝暮者必不能歲計之
而有餘見小利則必無見大之理
楊曰欲速則必至於行險見利則必至於違義
尹曰子夏之病常在近者小者故以是答之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范曰父爲子隱則慈子爲父隱則孝父慈子孝天下之直
也夫隱有似乎不直至於父子天性則以隱爲直也爭有
似乎不順至於君父有過則臣子以爭爲順也隱與直反
然而父子必隱乃爲直爭與順反然而臣子必以爭爲順
直躬以直爲信而不知父子之道猶妾婦以順爲正而不
知君臣之義也
呂曰屈小信而申大恩乃所以爲直
謝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聵
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
直不直何暇計哉

楊曰父子相隱人之情也若其情則直在其中矣子證其
父豈人情也哉逆而為之曲孰甚焉又曰父子之真情
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為直則失
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為直亦猶是也

侯曰父子相隱直也豈有反天理而為直哉故孔子曰父
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尹曰順理為直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所以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明道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
無二語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瞬面盎背
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又曰執事須是敬
然不可矜持太過

伊川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
非敬也飾私知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樊遲問
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
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誠之則篤恭而天下
平矣

范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居處不
可不恭坐如尸立如齋此居處之容也夫子居不容者不
為容止而已非惰也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執事
無不敬也管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與人無不忠也君子
之道無有內外况夷狄乎正心誠意所以為道夷狄之國
雖無禮義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謝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之

意同方是時如屏氣似不息者與人忠有惻隱之意此三者性與之俱立身與之俱動豈為夷狄而棄之哉非不可棄也不能棄也

楊曰居處之恭執事之敬與人忠為己而已非有因乎人也安土敦乎仁則豈以夷狄之殊而更其所操

尹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固皆為仁之方君子不可以須臾離者也豈以夷狄而棄之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明道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太人之事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士

伊川解曰子貢之意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而夫子所告乃篤實自得之事子貢未喻而復問其次故答以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子貢方悟而推曰然則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志永斗筭之人何足數也志苟急於斗筭唯恐不能暴見也非盡謂今之從政為斗筭之人也

呂曰行己有恥者有知也使不辱命者有能也有知有能足以為士其次有行其次有節

謝曰行己有恥則必不為可賤之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其材可以任事能不為而能為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

第亦可謂行修矣言必信行必果雖未若大人惟義所在然亦不害其為自守
楊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一國之善士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一鄉之善士也故居其次言必信行必果則一介之士而已斯為下謂之小人者對大人為言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申此義以發之
尹曰子貢之間皆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謝曰狂者有躐等進取之心所見常過所得如曾皙是也

謝疑食字誤

狷者過於不為不善若不受謝於嗟來其狷者之所為乎楊曰狂者過之狷者不及皆不知所以裁之者與而裁之則於中行其幾矣

侯曰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如曾點之狂夫子喟然曰吾與點也則其狂可使俯而就之矣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則不及者尚可勉而至之也如自棄自暴者雖不為狂狷尚可得而進退乎
尹曰中行得行中道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伊川曰有吉凶便占無恒之人更不待占又曰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當通為一段其間雖有子曰字然文勢隔不斷論語若此者多中行固然然狂狷亦是有常若無常則不可測度鄉愿是其一故曰不占而已矣

謝曰巫醫正賴誠意於禍福死生之際占所以考禍福死生也觀誠不誠則不占而可知也
楊曰人無常心無不為已巫醫慎疾者所賴尤不可為也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苟玩其占則不恒其德知其或承之羞必矣其為不恒也蓋亦不占而已矣
侯曰易曰振恒凶則是無恒者雖巫醫不可為也不恒其

德或承之羞蓋謂羞辱承之可不占而知也
尹曰善夫南人之言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言德行無恒則或為羞辱承之不恒之人占決亦無所據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呂曰和則可否相濟同則隨彼可否調羹者五味相合為和以水濟水為同

謝曰君子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不害其為和小事同而理不和

楊曰五味調之而後和而五味非同也如以鹹濟鹹則同而已非所以為和也君子有可否以相濟故其發必中節猶之五味相得也小人以同為說猶之以鹹濟鹹耳尚何和之有

侯曰和非同也和則雖有不可之異濟其美而已故曰
君子和而不同同非和也同惡相濟如水濟水安能和
哉故曰小人同而不和

尹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范曰子貢所問取人之法也未有善人而不善人亦好之
未有不善人而善人亦好之也皆好之未可也為其近於
鄉原也皆惡之未可也為其近於獨立也一鄉之人必有
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好善則善者好之惡不善則不善者
惡之欲知人之善惡者審其所好惡者而已矣善人好之
不善人惡之其善善惡惡豈不明哉人君以此察臣下則

忠邪可知也

謝曰鄉人不容皆君子故皆好之未可也鄉人不容皆小
人故皆惡之未可也善不善各從其類故善者好之知其
可也以善人好善人其不善者惡之知其可也以不善人
惡善人若鄉人皆善人也則皆好之何害鄉人皆不善人
也則皆惡之何害

楊曰此與孟子論見賢見可殺而後用之殺之同意

尹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其人之善惡可知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
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
求備焉

范曰揚曰天下有二好衆人好已從賢人好已正聖人好

已師君子喜人正已故不可悅以非道小人喜人從已故
不可悅以非道君子之性雖不可以妄悅矣然而堯喪巧言
令色舜難任人夫子遠佞人不畏不難不遠則恐其悅而
不自知也使入也器之堯舜之事也稷播百穀契敷五教
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稷之賢皆專治一事則才之小者
可知也伊尹稱湯與人不求備聖人重於責人此所以易
事也

謝曰君子以道為量無意於人之說已故說之不以道不
說也才全德備每有矜不能之意故使入也器之小人自
待輕故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嘗有與人爭能之意故使入
也求備焉

楊曰君子樂取諸人以為善其使入也器之故易事遜志

作當

之言必求諸非道故難說小人以同己為是而忌人之勝
已故說之不必其道而說而使入也求備焉

侯曰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

尹曰君子無意於人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小人

唯欲人之順已故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君子使入器之不

求備於人也故易事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范曰君子為善故常泰為善日不足故不驕小人易滿故

常驕易滿必多憂故不泰君子與小人未嘗不相反也

謝曰泰則宜其驕而卒歸於不驕驕則宜其泰而卒歸於

不泰君子在我者也皆古之制也所以安不悔鯨寡所以

不驕小人懷慢入之心故驕畏人故不泰

楊曰心廣體胖故不驕虛驕而盛氣故不泰

侯曰泰則不驕驕則不泰

尹曰泰則不驕驕則不泰理固然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伊川曰人之私其己也曲私其己故枉道拂理諂曲邪佞無所不至彼剛強果毅木質訥鈍者則不能焉故少近於仁也 語錄曰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朴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又曰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又曰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

范曰剛者無欲無欲則無利心毅者致果致果則勇於為善木則無巧偽訥則無辨給此四者皆近仁之道也未有柔而能仁未有怯而能仁未有巧而能仁未有辨而能仁者也

謝曰要之四事皆心不縱恣者能之故近於有所知覺

楊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尹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故剛強果毅木質訥鈍者為近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明道曰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范曰切切者責以善也偲偲者進於德也兄弟主於愛故

李疑
夏者
洋

曰怡怡子路剛勇所不足者中和也故告之以此

謝曰內善於兄弟外信於朋友非不修身者能之

楊曰朋友之交親而後有切德之義兄弟無責善怡怡而已皆救子路之行行

侯曰切切德德朋友之道也怡怡和樂兄弟之義也知之者可以為士矣德德切磋之義

尹曰切切責以善也德德進於德也朋友之道當然若兄弟則主於和順故曰怡怡子路剛勇所不足者中和致告之以此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伊川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云 又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即

戎也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楊曰善人教民七年之久則民信而服從雖即戎可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范曰晉文公始以二年教其民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又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兵又曰民未知信未宜

其用文公霸者之事猶如此而況於王者乎以不教民戰戰而勝者以民徼倖也非上之功也戰而不勝者上之罪

也

謝曰教之使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如手足之捍心腹以此戰也其克必矣反此則棄之之道也

楊曰申為不明失伍離次則敗亡也必矣非棄之而何

侯曰教民教其孝悌忠信爾非特戰陣也然戰陣在其中矣
尹曰戰危事也民不教而使之是棄之也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義同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七上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七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范曰君子之仕所以行其義非利其祿也邦有道則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富其祿者榮也邦無道則諫不行言不聽則膏澤不下於民富其祿者恥也原憲不受非義之祿能事斯語故以告之

謝曰邦無道非君子志行之時而得穀其為小人也可知矣故恥曰人而穀也
楊曰當儉德避難之時而榮以祿非枉道從之其可得乎是足恥也
尹曰邦無道而祿未免枉其道是可恥也原憲其貧守道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伊川解曰人而無克伐怨欲為仁者能之有而能制其情不行焉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禽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也此聖人開示之深也又語錄曰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可以為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為難不又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耳子曰可以為難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它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耳如曰女以予為多學而

識之者與對曰然便復問曰非與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又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為難而未足以為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未之能問也

范曰克者好勝也伐者自矜也怨則多伎欲則多求此四者不行可謂難矣此易之者實多故也仁之於道不止於四者

呂曰克伐怨欲之不行可以去不仁而未可以為仁謝曰克伐怨欲不行未必不出於仁然未足以見仁之本體其曰吾不知非直以為不仁也

楊曰克伐怨欲常人之情易發而難制有而不行可以為難矣若夫仁則又奚克伐怨欲之有哉
尹曰克伐怨欲咸無焉斯可謂之仁矣徒能不行焉是有而制之也以為難能則可矣此聖人開示之切惜乎原憲不能再問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橫渠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范曰士志於道故食不求飽居不求安恥惡衣惡食與懷居者皆不足以為士也夫士猶不可以懷居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堯不以位為樂而以天下為憂禹卑宮室天下之不懷居也

謝曰懷居與恥惡衣惡食同決不可以適道矣

楊曰懷居則不能徙義安足為士

尹曰士志於道何懷居之有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明道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泛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孫乃孔子之事也危猶獨也與眾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孫也

伊川曰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孫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孫

范曰行不可以少貶也言則有時而危有時而遜焉知國之治亂觀其士之言行而已使士而言遜其國豈不殆哉

謝曰危行以身徇道也殺身而無補君子不貴故言當遜以出之

楊曰危行以潔身孫言以遠害

侯曰邦有道則諫行言聽以身徇道也故危言危行邦無道諫不行言不聽獨善其身可也故危行言孫遠禍而已尹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為國者使士言遜不亦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伊川曰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范曰德者本也言者枝葉也未有本固而枝葉不茂者也

仁之為力天下莫之能勝也故勇生焉仁譬則心也勇譬則四體也未有心壯而四體不能者也夫勇而有義乃可以不為亂豈必能兼仁哉

呂曰有德者然後知德故能言尚辭者德有所不察仁者推愛不勇則不至尚勇者愛有所不行

謝曰本深而未茂器大而聲闕有德者所以必有言也七八月之間溝澮可立待其涸此有言者所以不必有德也仁者愛人惡人之害之故必有勇勇者有時無義疾貧故不必有仁

楊曰有得於中則其發於外也必中故必有言有言者行或不掩焉故不必有德仁者由義而行故必有勇勇者能不懼而已故不必有仁

侯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言如聖賢之言是也有言者不必有德狂者過之如琴張曾皙之言是也仁者必有勇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勇者不必有仁如標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匹夫之勇是也

尹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安乎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禹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曰自默者然對以謙辭此言尚德者無言也

明道曰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孔子不答范曰南宮适賤力而貴德知德之可尚則勉進於德矣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答弗敢當也既出而稱之者志其

言之善也

謝曰南宮适知以躬行為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間必有目擊而道存首宜之意非直不答也

楊曰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止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故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蓋與其尚德而已與所謂雍之言然夫入不言言必有中之類則異矣

尹曰南宮适以躬行為事不貴乎力取尚德之君子也未子之不答者以其曰有天下不敢當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范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君子之行未必皆能

仁也故有時而不仁至於小人則與君子反故未有仁者也夫用君子猶有不仁況小人豈有仁哉

呂曰君子志於公天下德心稍懈則流入於私小人志於私一已則不得盡其公

謝曰與易所謂小人不恥不仁之意立語不同毫忽之間心不在焉不仁也然未害為君子

楊曰顏淵三月不違仁而已則君子而不仁蓋有矣夫侯曰君子與天地少不相似則不仁矣小人未始進君子

之心何取於仁哉

尹曰盡人道者聖人之事君子行仁或未能盡之則有矣至於小人豈復有仁哉甚言小人之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范曰愛人者閔其勤勞故勞之忠於人者欲其為善故誨之此二者出於人心而非自外之至也仁君推此以及天下其可謂民之父母矣愛之則母之親者也忠之則父之教者也

謝曰愛則不倦忠則盡誠

楊曰愛之不以姑息則不能勿勞忠焉必善道之則不能勿誨

侯曰愛之則唯恐其不至安能勿勞忠焉則唯恐其不聽安能勿誨

尹曰愛其人而欲成之必勉之以事業忠其人而欲曉之必反覆其辭說

子曰為命禎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

子產潤色之

知疑
如誤

范曰鄭小國也其為命令必更此四賢然後成故鮮有敗事此可以為法矣以天下之太命令不可不慎賢人不可不衆多其若無人則是小國之不知也

謝曰當春秋時諸侯之使辭令之善足以解忿紓難息暴國之患况鄭小國也謀之可不慎乎

楊曰討論潤色以衆賢為之故其交鄰好論民志無失辭焉古之辭命皆足為後世法亦其討論潤色之詳也

侯曰鄭小國也其辭命若可觀者能者草創之明者討論之文者修飾之智者潤色之其周如是故可觀也

尹曰命政令也當春秋時鄭以區區小國而能自立大國之間者得人而善用之故也况有天下者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范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惠其一也語其德行惠為多焉故曰惠人則其不足者可知矣子西無所取故曰彼哉彼哉子產養民者也未及為政管仲為政者也未及知禮為政不主於惠而主於義予奪如此則惠大矣奪之而不怨者心無私也無私然後人道盡故曰人也

謝曰猶衆人之毋斯惠人也然不害其為愛人子西之事無足道故曰彼哉彼哉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非怒以過奪故人服當世時天下駢亂甚矣疑微管仲幾不足以克之故夫子取之也

楊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曰惠人而已者舉其盛彼哉

論語精義

論語卷第七

六

彼哉者蓋外之者也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奪之以義而當理故也人無是非羞惡之心非人也有而當其實斯為人矣

侯曰管仲以人道治人故人誠服而無怨後世如武侯之於李平廖立也近之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伊川曰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為也范曰此為伯氏而言也唯君子能安於貧自非君子其不怨者鮮矣處富易處貧難天下之情一也

謝曰貧如與仁同過者無怨所以為難富如與仁同功者

無驕所以為易

楊曰富而無驕自好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安於義分不能也

侯曰怨甚於諂非學者不能無故貧而無怨難富者怨之府稍自愛者不敢以富驕入故富而無驕易

尹曰處富易處貧難人之情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明道曰孔子言公綽之不欲則其仁可知矣優為趙魏老而不可為滕薛大夫滕薛小國政繁事紊綱紀不立本度不明而趙魏綱目舉故也

范曰人才各有所宜公綽不欲故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君子使入也器之則天下無廢才矣

謝曰老有德之稱大夫以才治事者

楊曰知之弗豫任其材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尹曰老者有德之稱大夫以才治事之任公綽不欲故優於補魏而不可於滕薛善為國者使人各欲當其才而已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再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投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明道曰兼此數人之所長而聞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言成人之難也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投命謂忠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謂信也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又其次者也

伊川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若孔子以謂成人不出此三者武仲智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又曰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又曰語今之成人者只是語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又曰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范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癡文仲知而已好勇不好學

所以

其蔽也亂下莊子勇而已其餘不足稱也公綽能自克於不欲而未能無欲無欲則能剛如公綽者寡欲而已如冉求者多才而已皆未足為學也故不得為成人兼四子之能而文之以禮樂此古之成人也禮所以立樂所以成學至此然後可以為成人矣若今之成人者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有此三者雖不至於古亦可以為成人矣此子路所能也言古之成人所以勉子路進於禮樂也

謝曰成人雖未至於聖人然不可以一事名矣蓋其具人道者也未可謂之聖人特尚可以體質論故也若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而又潤色之以禮樂則於酬酢應變蓋有餘地矣今之成人見利息義則不

為利回見危授命則不為威惕亦豈苟然者

楊曰得其一體不可為成人成人其具體者也故有四子之才而文之以禮樂則亦可為成人而已尚非其至也今之成人何必然則所與又下矣見利息義則不欲者斯能之見危授命則勇者斯能之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則忠信者斯能之雖未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蓋世道衰微而責人以備則人將自絕於成人之列非所以與人為善也與文王之為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亦謂之文同意或問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如下莊藝如冉求亦不足為成人而仲尼之言不欲必先之以知何也曰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尹曰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能盡夫成人者也

武仲知之明孟公綽守之篤下莊子行之勇冉求藝之多
兼此四人之長而文之以禮樂則亦可以為成人矣臨利
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言而有信義此三者又可以為其次
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
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范曰喜怒哀樂發而後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
公明賈之言無不中理此君子之成法也公叔文子未必
皆能知之故曰豈其然乎疑之也

知疑
如字

謝曰公叔文子當時賢者恐於聖人之事有未足耳如公
明賈之對非禮義充溢於中時措之宜者不能故夫子謂

豈其然乎

楊曰公明賈之言其義則是疑非公叔文子所及也君子
與人為善不正言其非故曰其然豈其然乎為疑辭以語
之

侯曰公明賈之言恐有溢美故夫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尹曰如公明賈之言則是成德之事也公叔文子未必能
至於此故曰豈其然乎未許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范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
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見利而不
顧義是以陷於大罪此由其好知不好學也時人或以武
仲存其先祀為賢故夫子正之

謝曰以利害動之之謂要武仲迄奔齊則其居防以請必有待而敢然魯之直為後蓋亦不得不然知則知矣而非臣道

楊曰臧武仲如防卑辭以請後其迹非要君者而意實要君焉故夫子言之亦春秋誅意之義也

侯曰人臣之事君也君命之而已求後於君非要而何尹曰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為邾夫據邑而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伊川解曰譎不正也詩序云主文而譎諫是也晉文欲率諸侯以朝天子正也懼其不能故譎而行之召王就之人

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揜其正也齊桓本侵蔡遂至於楚而伐之責其職責其行非正也然其所執之事正故人但稱其伐之正而不見其行事之本譎也是以正而揜其譎也聖人發其心迹使晉文勤王之志顯且使後世之慎所舉而不失其正也又語錄曰此為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勤主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揜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揜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太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范曰此為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心正而行譎召王是也故終之以譎齊桓公心譎而行正伐楚是也故終之以正夫苟有善心必行正事行不正而曰我心善未之聞也晉文

公心非不善也而所行不正是以為譎初雖不善其後能改者聖人貴之故周公稱祖甲列於三宗齊桓公心非不譎也而所行復正是以為正考桓文之事人君可不慎其所行也

謝曰張先生謂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楊曰晉文公召王以諸侯見而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蓋不與其召也又書曰公朝于王所言諸侯自朝于王蓋不與其以也文公有勤王之心而不知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曰譎而不正齊桓公責楚以包茅不入故其有夾輔王室之誠心而其事則正矣故曰正而不譎然此特假之彼善於此而已非至正也與管仲稱如其仁同義尹曰臣師程頤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也懼其不能

而召王就見之人見其召王之罪而不明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齊桓公本怒蔡姬而侵蔡懼其不義也因伐楚而責其職貢其用心本譎而其所執者正是以正而掩其譎也聖人發其心迹顯晉文勤王之志且使後世之君知所行之不正則無以明其心當慎其所行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諫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伊川解曰子路以不死為不仁故相對而言謂不死之不

仁未如以九合之為仁也九合仁之功也謂管仲為仁人則可也仲之於子糾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萬昭與淮南厲王書云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時相去尚近當知之仲私其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輔之以爭為不義將自免而期後功亦可也故聖人稱其功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諫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匹夫匹婦孰信知其死而已所謂莫之知也者不復能知權其重有可以無死之義也考之春秋桓公之人也書曰齊小白入于齊魯之納子糾也書曰公伐齊納糾左氏誤多子字公殺之言是也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者蓋非齊人已盟立之而又殺之也齊人非以不正而舍之也直反覆而背之耳若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公乃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桓公子糾之正否子路子貢所知也故夫子答之但言無死為可耳後人能審其本末然後見義之所當也又語錄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諫亦無矣又曰齊侯死諸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人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人于齊以國繫者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種子

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公乃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桓公子糾之正否子路子貢所知也故夫子答之但言無死為可耳後人能審其本末然後見義之所當也又語錄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諫亦無矣又曰齊侯死諸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人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人于齊以國繫者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種子

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或問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會盟于既，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仲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又曰：仲尼謂管仲如其仁，蓋言其有仁之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

立稱
管仲

敗也可以死，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為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也。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又曰：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但稱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為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立稱其後來之功，則甚害義理也。或問孔子未嘗許人以仁，稱管仲以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之道，只為子路以子糾死，管仲不死為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要當自會得。

范曰：管仲不死，子糾而相桓公，子路子貢責之以義，而未子稱其仁，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仁之大也。彼死於子糾

之義豈可以易此哉聖人之於責其大而不責其細取其多而不取其少故不責管仲之不死而責其不知禮死於子糾有不足為非管仲所難故不死不為苟生而相桓公不為利所以為仁也

謝曰不死未足以見管仲之仁然不死非不仁也當是時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知桓公可以有為也而愛其死以有待故與匹夫匹婦感慨自殺者異自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無左社之患則仁可見矣

楊曰糾與小白未嘗為世子而俱出奔故春秋不書子而書曰公伐齊納糾左氏曰納子糾公穀皆為糾齊小白入於齊糾其義當以公穀正以齊繫小白者明小白之宜有齊者也糾不稱子又不繫之齊者外之不宜有齊者也不宜有齊而入之是為亂

而已管仲相之又射桓公中鉤焉則濟惡以成其亂者也及其敗亡也又烏得而讐桓公哉知其罪而請囚焉聽命於齊正也桓公既入取子糾而殺之則已甚矣故卒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書子所以惡齊也然管召之於糾既管相之委實為臣矣以其分言之蓋可以死也然而爭非其義則可以無死矣可以死可以無死故召忽死之為傷勇管仲不死為徒義孔子所以稱其仁而與其不死也方齊之未有君也諸公子在外先入者得之人臣各為其主用烏敢貳哉其射桓公也非有私焉忠於其主而已故管仲處之不自以為嫌而桓公遇之不得以為罪義固然也使管仲之射桓公出於其私焉則義之所必誅尚得而相之乎若召忽之死是亦志仁而已故孔子不斥言其非謂其

無惡故也

仲素問孔門弟子皆不許之以仁獨許管仲何也曰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子路等未必能為之然路徑自別若使子路必不肯待地做學之為王者事久矣詭遇得魯雖若丘陵弗為也又問那裏見它詭遇處曰君淫亦淫君奢亦奢皆是詭遇且賺得入手做將去不問

尹曰子路以管仲不死子糾之難不仁故子曰不死之不仁未若九合之仁也九合者仁之功也非以仲為仁人也臣師程頤曰威公兄當立子糾弟也不當爭管仲輔弟以爭國而威公殺之仲與之同死亦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勉以期後功亦可也故孔子稱其功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執信不復知權輕重者哉春秋書威公之入也曰

齊小白入于齊書魯之納子糾也曰公伐齊納糾威公子糾之正否子路子貢之所知故夫子之答獨言其可以不死焉使管仲所輔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可謂反覆不忠之士雖有後功何足道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范曰臧文仲下展禽夫子以為不仁文子無心於貴賤彼已而惟賢是與可謂仁矣文者仁之著見于外者也

呂曰與家臣同升而無嫌上賢之至也物相雜故曰文不專於貴賈而雜之以上賢此所以為文

謝曰無媚嫉上入之心故能舉賢才謂之文謚法有如此者

楊曰尚賢而有禮斯可為文矣

侯曰物相雜故曰文能進賢退不肖所以文之也故可以為文

尹曰臧文仲知魯禽之賢而不舉之孔子謂之竊位公叔文子舉其家臣饒之並列孔子許其文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亦猶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范曰國有人則存無人則亡以靈公之無道也而有三人焉猶足以不亡况其有道任賢使能何可當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必無敵於天下矣

謝曰仲叔圍祝鮀王孫賈其德未必優而其才可使也靈

公能用其所長雖未可以致治然事亦無廢滯矣

楊曰官得其職則紀綱法度猶存焉故雖無道而不喪

侯曰官得其人則政事舉君雖無道紀綱存焉奚其喪

尹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焉猶足以保

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明道曰能言不怍者難

伊川曰所為言者不愧

范曰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言之不慚則為之必難矣君

子之言行相顧言者必可也行之必可言也存諸已則言無愧言不過實可履而行此所以為難也

謝曰爲不善者言之亦作言之可作而不作則寡廉鮮恥何所不至故難與爲道

楊曰其言之不作而行欲必捨焉則爲之也難矣此古者所以言不出也

尹曰能爲者不敢輕言其言不慚者必未能爲之也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明道曰陳恒弒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 又曰

孔子請討當時得行便有墾義爲周之義

伊川曰孔子之時太倫亂矣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功弒

君父是不可一朝居也必變而後可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孔子雖小官必仕於魯只是修周公之法齊既壞大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并其法壞之亂甚於魯故其弒亦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欲以爲死得可爲處便爲如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一事正則百事自己不得傳言以魯之衆伐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如是則孔子只待去較力信使言行則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 又曰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事謂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弒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是顏回使周子路使魯天下大計可立而

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范曰孔子老矣國有大事必告焉從大夫之後故也臣弑
其君者天下皆得而誅之而齊強魯弱常困於齊故魯之
君臣皆以為齊不可伐孔子所言者義也得其義則強失
其義則弱使魯能用孔子豈其強而已矣言而不行則明
其義以示後世故告于君又告于二三子不可則止告在
已而行之者在君與相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之時已無君臣父子矣故景公
死十年陳氏三弑其君遂滅齊國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呂曰使魯從孔子而討陳桓則湯征葛伯之舉也何患天
下之無助乎

謝曰當是時齊強魯弱陳成子弑簡公雖人心所不甚與

而魯之君臣不敢加兵良非敵故也能順人心行天討魯
其憂不足以霸諸侯一天下乎師出有名戰必克矣夫子
沐浴而朝豈止盡吾職事也哉蓋欲仗大義以上天意
楊曰孔子從大夫之後則與謀其國之政故隣有賊義當
討之不敢不告沐浴而後朝者國有大事敬之也孟子曰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魯諸侯也而請討之蓋當
是時周雖衰微天下猶以為君也征伐宜自天子出使魯
君從之則孔子其使於周而請命乎以天子之命討之則
周之威令將復於天下而王業之興其基於此矣魯之
君臣皆莫之從也庸非天乎

尹曰孔子雖去位以其嘗為大夫也故有大事義必告焉

臣師程頤曰左氏謂孔子欲以魯國之眾加齊之半誠如

此說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命於周率與國而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使之使孔子得行其志則天下將知畏而有所不敢東周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深惜哉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范曰古之事君者勿欺也而犯之後之事君勿犯也而欺之夫惟不欺是以有過必犯犯非子路所難也而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犯也

謝曰事君有犯而無隱楊曰孔子嘗以由爲行詐又以爲桀故其問事君則告之以勿欺而犯之

侯曰事君以欺非臣道也犯之謂非誠不可也

尹曰古之事君者盡誠而不敢犯顏以納忠也然則不敢犯顏而面欺者得爲忠乎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伊川曰君子爲善只有上達小人爲不善只有下達

橫渠曰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范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道德仁義高明之事君子所達也勢利可鄙下賤之事小人所達也上達入於上智下達入於下愚君子愈上小人愈下學問之道所以爲上達也

呂曰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汙下

謝曰大受小知之別也以孟子出晝與孔子去魯之事攻

衆人之論疑其相去遠矣蓋事盡然
楊曰君子小人之分善利而已孜孜為善則為舜非上達
歟孜孜為利至於為跖非下達歟

尹曰達者達其理之謂小人念下學問之道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伊川解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語錄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己今
之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
以為亂或問古之學者為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為己
是要為人曰須先為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為己鄭玄中
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又曰古
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

己
范曰古之學者正心誠意以為己也後之學者病人不知

所以為人也為己者履而行之為人者徒能言之人君之
學所以行堯之道非徒言而已
臣曰為己者自信而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為人者人不
用則不學人不知則不修
謝曰為己非不為人而專於愛己特非為人而學故也若
止於愛己則楊氏之為我耳

楊曰為己之學格物致知而已推之於天下國家乎何有
故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游若將終身焉及其有
天下若固有之為人學反是而問焉曰夫天下何為推曰
尹曰學者本於為己修己既至然後可以推而及人也為

人而學者非務本之學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曰使乎使乎
范曰君子之患在於未能寡過能寡其過益莫大焉為人
使如此可以事君矣

謝曰蘧伯玉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稱必習矣而察欲寡
其過者也世蓋有欲言人之賢而未知所以言者使者以
此稱伯玉亦可謂知言矣故夫子與之
楊曰欲寡其過非克己能如是乎使者對之無溢辭而伯
玉之賢益彰故夫子善之

侯曰夫子常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
卷而懷之則其為人也欲寡其過而未能可知矣使者以

此言之則知言矣故孔子稱之

尹曰語謙卑而事美善稱其主者也子曰使乎使乎稱其
專對之善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范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亦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
聞記之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良之象也物各止其所而天
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
其職也

謝曰止其所也

楊曰思其出位而謀其政則失其分守而侵官亂政將無
所不至矣

尹曰曾子之於孔子可見其志意之同也

其出疑
當作出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謝曰行不掩言非直欺人亦以自欺是以可耻

揚曰故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以此

侯曰言之不悖則為之也難君子所以耻其言之過其行

也

尹曰君子貴實行而恥虛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伊川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范曰聖人責已所以勉人也仁者樂天故不憂知者窮理

故不惑勇者獨立故不懼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

仁知耻近乎勇知仁勇者入德之序也仁知勇成德之序

也

謝曰君子之道不出此三者所謂天下之達德故夫子不

居

揚曰三者備蓋聖之事孔子所不居故曰我無能焉子貢

曰夫子自道也蓋言其所自者道則仁知勇之名亦泯矣

侯曰智仁勇三者唯聖能盡之故孔子不居

尹曰我無能焉自責以勉人也故子貢曰此乃夫子之事

也成德者以仁為先故先之以仁者不憂若夫進學者則

以知為先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伊川曰子貢常方人故孔子奮以不暇而又問曰女與回

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

范曰人不可以利同故方人者賢人之所難而聖人之所
不為也夫我則不暇然則子貢為不可也又問曰女與回
呂曰方人非不謂之學然有急於方人者故知所先後則
近道矣
謝曰聖人責人雍容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方人非智者
不能謂之賢亦可但為己者非所先也故曰我則不暇
楊曰孔子於三人行則得我師焉於方人乎奚暇
侯曰方人則近于作聰明矣非篤實為己者所先故曰夫
我則不暇
尹曰方人者比方人之優劣也固不可謂之惡然非賢者
所急也故曰夫我則不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范曰學者莫不患人之不己知而不強其所不能故莫若
反諸己而不願乎其外則充實而有光輝矣能為堯舜則
有堯舜之譽何患人不知哉
謝曰求為可知也
楊曰患其不能則亦求為可知而已
侯曰君子修己而已人知不知非所患也
尹曰反求諸己不願乎外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伊川曰人以料事為明便駁駁人逆詐億不信去也
范曰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不逆詐待人以誠故不億不信
見幾而作故先覺者是為賢乎君子雖不逆不億而邪正
是非安危治亂未嘗不觀之於未然也先覺者知者之事

逆詐而億不信者心之偽故君子不為也

呂曰不見其詐不逆謂人之詐不知其不信不億度人之

不信也雖然君子豈容物之見欺燭乎事幾之先不容詐

與不信加乎已

謝曰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知堅

冰也不知者遂妄欲逆詐億不信則過矣蓋未知先覺之

所為先覺也

楊曰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億

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此是賢乎若夫不逆不億而卒

為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侯曰孔注云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怒人此

理是

尹曰賢者之於事不逆詐以測之不億度而不信之也然

而情偽幾微無所逃其明惟能先覺之是賢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

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橫渠曰栖栖依於君也固猶不固也

范曰夫子疾世之衰欲行其道而反之於堯舜三代此豈

微生畝所得知哉

謝曰猶言吾豈匏瓜也哉

楊曰微生名孔子而語之子曰非敢為佞也卑辭以對則

微生必鄉黨之有齒德者以栖栖為佞而不知執一之為

固其晨門荷簣之徒歟故以疾固反之

尹曰栖栖猶皇皇也佞口給也固陋也孔子所以栖栖者

以疾世之固陋也。微生畝之流皆與聖人異趣，不知聖人者也。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范曰：驥雖有力而無其德，則不可乘。人雖有才而無其德，則不可用。古人之用才而敗者，取其力而不取其德也。力者所受於天，德者所習於人。學所以成德也。人而不學，則其所受於天者不足以為德矣。乘驥而不以德，必有奔車之敗，况用無德之人乎？

呂曰：才受於天，德繫乎學。故君子尚學之功，不以受於天者為貴。

謝曰：有德然後可以語才，無德而有才，不免為小人。自古姦雄何嘗不以才稱，惟其無德，是以必為天下禍。

楊曰：驥不以力稱，况君子而可以不尚德乎？

侯曰：所謂君子者，德也。力奚與焉？

尹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范曰：聖人之道如權衡之於輕重，無私於物。物亦無怨焉，以德報德者，人之為也。以直報怨者，天之理也。

謝曰：以怨報德，固刑戮之民。然以德報怨，亦不直矣。君子於人無怨也，故無以怨報怨之理。惟不若世之要與強，仁苟以避怨惡之名者，蓋其心不在怨惡，誅之亦可。所謂直也，求不報之名而不誅者，其不直乎？

楊曰：以德報怨，以怨報德，皆私也。一有私焉，曲在其中矣。公，天下之善惡而不為私焉，夫是之謂直。又曰：以怨報

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亦盡其道而不為私耳若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幸而適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陳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亦可乎曰然侯曰以德報怨非所以報也以怨報怨非君子之心也君子以謂得失在彼我何與焉犯而不校可也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理之順也

尹曰君子之用心公而已或怨或德非有矯飾盡其情而已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予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明道曰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又曰自下而上達者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又曰釋氏唯務上達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則非道也又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伊川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或曰古之教人必先於洒掃應對進退何也曰下學而上達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者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也今夫居處恭執事敬雖眾人能之然彼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亦豈外是哉然卒異於眾人者以眾人習不致察不能上達耳夫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曰莫我知也夫夫

變音作學

子以此發子貢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子貢宜可與言也故以是發之又曰王通曰知命者不怨天自知者不尤人王通豈知所謂命者哉至如釋氏有因緣報應之說要皆不知命者也又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
橫渠曰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而治已治已則無尤又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又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驗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常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雖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

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子貢曰天不可知也夫子曰不可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范曰不怨天者樂天也不尤人者知命也下學所以窮理上達所以盡性窮理盡性可以知天矣故知我者惟天也
呂曰不怨天不尤人則道在我矣下學而上達則天人一矣德至於是則其所獨知非聖人有所不與
謝曰天人物我上下本無二理不怨天則與天為一無可怨不尤人則與人為一無可尤下學而上達則上下一矣如此則人雖不我知我其自知矣我與天為一謂之天知亦可或問儒佛之辨曰吾儒下學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為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為我也佛氏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而後信又曰學須

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學而上
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楊曰天德之公非以人欲之私所能知也故知我者其天
乎

尹曰天人事理本無二也下學人事而上達天命自灑掃
應對以至乎窮理盡性本無二道也下學而已聖人何所
怨尤乎而曰莫我知也夫所以發子貢之問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
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范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道之將廢有命則公伯寮之愬
不足恤也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如此則不

怨天不尤人也

謝曰雖公伯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公伯寮無如之何
楊曰子服景伯之言蓋尤人者故孔子畚以廢興之命蓋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也如是

侯曰命天理也道之興廢順天可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尹曰君子於利害之際安之以命而已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明道曰辟世辟地辟色辟言非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伊川曰賢者能遠照故能辟一世事其次辟地不居亂邦
橫渠曰克己行法為賢樂已守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
心之所至有差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
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

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雖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謝曰聖人不必遯世遯世者特舉世不見知而已賢者隱居則辟世也知一國之不可為不知一世之不可為其次也不知君不可以有為禮貌衰然後去又其次也至言而後去則亦晚矣其識有敏有不敏故也然其流同出於辟世故不可與聖人去就同論聖人有禮貌衰而去謂吾不能行而行者其道異此
尹曰臣師曰辟世辟地辟色辟言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辟世者舉世不見知則隱也辟地者不居亂邦也辟色辟言者遠恥於將形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伊川解曰七人後章所謂逸民者也仲尼曰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作者蓋作於世者謂王者也此逸民而謂之作者可乎蓋上承辟世辟地之語而云作此道者七人矣太繫言作此隱逸之趣者七人矣不須分此四目也此四辟者言逸民有此四者耳

橫渠曰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與王者之道非有迹於人者也

范曰伯夷叔齊辟世者也虞仲夷逸辟地者也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也朱張辟言者也故曰作者七人矣

楊曰辟世者若伯夷待天下之清是也非遯世無悶確乎其不可拔不足以與此辟地若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

之是也故為次辟色謂禮貌衰則去之辟言則僅免禍辱而已斯為下作者七人豈所謂逸者是歟

尹曰臣師及張載皆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與王之道非有迹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范曰知其不可而不為者晨門也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孔子也此所以異於逸民也夫不可在天而為不為在已聖人畏天命故修其在已者以聽之天未嘗遺天下聖人亦不敢忘天下雖知其不可得不為哉

楊曰晨門知其不可而已而不知孔子所謂無不可也抱關擊柝為祿隱者歟

侯曰天之生聖人也豈偶然哉必有以任之也聖人受天之付與也豈敢愆然忘天下哉必知天之所以界付之意以斯文為已任也如晨門者豈知此哉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明道曰孔子擊磬何嘗無心於世荷蕢知之果哉者果敢之果也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輕議聖人

范曰荷蕢獨善其身者也故以末子為硜硜深則厲淺則揭知其不可則不為矣夫為已易為天下難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果斯已而已不恤其它近於

知此

楊氏之爲我故曰末之難矣
呂曰晨門荷蕢皆德之固也區區果於去就不知聖人之
仁無絕物之道也未之難矣猶云終之難矣
謝曰古之賢者多隱於抱關如石門荷蕢雖不知孔子其
語亦有深意也特不知聖人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其真
辟世之士與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彼其果於自信者吾言
未易入也故無足詰難

楊曰聖人之時何容心哉當其可而已荷蕢以其有心訊
之而不疑蓋莫之知而易其言也故曰果哉末之難矣晨
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疑辭也則異乎荷蕢之
果矣

尹曰晨門荷蕢皆隱者也其亦微生畝之流歟故孔子曰

果如爾所謂亦豈難哉聖人之時中蓋不爲耳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
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范曰諒陰三年不言天子諸侯之禮皆然也高宗免喪猶
不言言而得傳說故見於書書之所記者事也故孔子之
所言者禮也

侯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人君當不言之時
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自古已然君臣一體伊尹之於殷
周公之於周用是道也又何疑焉後世君不君臣不臣故
高宗之事雖學者亦以爲疑

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方其無事而冢
宰以統百官均四海爲職則諒陰三年使百官總已而聽

焉何嫌之有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范曰君者天下之表也君好之則民從之上行之則下効之故上好禮則民易使其理然也

謝曰禮達而分定則易使

楊曰上好禮則民志定而知所以事上故易使

侯曰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也民志定則上下之分正而易使也

尹曰君好之則民從之上行之則下效之皆在上之化而已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

病諸

伊川曰修己以安百姓莫須有所施為乃能安此則自

我所生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又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

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全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故中庸言鬼神之神盛而終

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此一段前更有數語在顏淵篇仲弓章橫渠曰可欲可願雖聖人之智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

故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修己以安人

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愾於天下乎范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楊雄曰人必其自敬也然

後人敬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之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君子之道本諸身故修己以敬大器先自治則能治人先修己則能安人聖人之治天下猶天地之養萬物也無一物不得其養一民不得其所則難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故博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堯舜以為病人君可不勉哉
呂曰修己不敬則道不立進之則安人人者以人對己進之則安百姓百姓者則盡乎人矣此堯舜猶病諸者也修己以安百姓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謝曰修己舍敬以直內則不能安人安百姓則擴而大之也使由也知求諸道則豈曰如斯而已乎故夫子謂堯舜之道不越如此

楊曰修己以直內為主推之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然後為至然天下不能無害民者雖堯舜其猶病諸故憂驩兜遷有苗畏巧言令色孔壬

尹曰施於人者必本於己故君子以修己為本修己之要欽以直內推而及物至於百姓皆被其澤猶天地之養萬物無不得其所者其本皆在於身修故馴致可至於天下
平曰堯舜猶以為病者蓋以子路每以為未足故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伊川曰或謂原壤之為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似莊周非也乃鄉里麤鄙之人不識義理者耳觀夫子責之之辭幼不孫弟長而無述焉直至老而不死謂之賊便可見

其為人也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責之適足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奮也

范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故雖夷侯猶不絕之聖人教人各因其才若原壤之無禮非可以言諭也故深責而以杖叩之教誨之道不一端也

謝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於世無補也亦賊夫天理而已故以杖數其罪而語之

楊曰禮人不禽盍亦自反而已謂之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若原壤蓋莊子所謂遊方之外者也故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自索於形骸之內而不

盍當作蓋

以毀譽經其心者能如是乎蓋惟原壤然後待之可以如此

尹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所述老而不死皆賊天理者也若原壤之放曠非可以言論也故叩其脛而深責之教諭之道非一端也觀原壤之毋死而為孔子歌則其人可見矣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范曰先王之教學不躡等幼者有為幼之事長者有為長之道童子而欲為成人是學未至而謂之至行未成而謂之成如拱把之桐梓不能養而亟用之於大豈不夭其天性哉

謝曰童子坐則在隅行則在後聽而弗問無與先生並行之理故曰非求益者不謂其後而進之於人豈不夫其天
 楊曰童子待坐於先生居其位而與之並行是欲以成人自居豈求益者歟
 其侯曰童子而與先生並行則非求益者也
 關尹曰童子坐則隅行則左右聽而弗問今居位而並行幾於不孫弟者也何求益之有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七下終

